

传统武术价值体系亟待重构

——由徐晓冬事件引发的若干思考

马廉贞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自号“格斗狂人”的徐晓冬与若干传统武术传人的对决吸引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度成为网络热点, 引发了众多武术爱好者的热烈讨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传统武术理论界在此关键时刻不同寻常的缄默, 这种看似不合情理的现象其实并不令人太过意外, 而是由长时间以来传统武术理论界受差序格局效应影响导致的理论积弱趋势所决定的。传统武术理论界应当以此事件为契机进行充分反思, 重构传统武术的价值体系, 思考传统武术的基本理论问题, 探求传统武术的现代文化意义。

关 键 词: 传统武术; 徐晓冬事件; 土洋体育之争; 武术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8)05-0025-05

The value system of traditional Wushu needs to be rebuilt urgently

——Several thoughts triggered by the XU Xiao-dong event

MA Lian-zhe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showdowns between XU Xiao-dong who calls himself as a “Wrestling Maniac” and several traditional Wushu inheritors caught the extensive attention of the entire society, once became a network hot topic, and triggered a heated discussion between many Wushu fans. As a sharp contrast, the Wushu theory circle remained silent unusually at the critical moment, such a phenomenon seems to be unreasonable but is actually not so surprising, is decided by the theory accumulated declining tendency caused by that the traditional Wushu theory circle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effect of the differential order structure for a long time. The traditional Wushu theory circle should utilize this event as an opportunity to carry out thorough introspection, rebuild the value system of traditional Wushu, contemplate the basic theory issues of traditional Wushu, and explore the modern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Wushu.

Key words: traditional Wushu; XU Xiao-dong event; debate about domestic and foreign sports; Wushu value view

2017年5月,综合格斗教练徐晓冬与太极拳师雷雷短暂的20秒对决,引发了关于当代中国武术有关问题的热烈而广泛的讨论,在社交网络传媒的助推之下,“传统武术”相关话题的讨论一度达致2008年以来的最高点。^①2018年3月18日,徐晓冬再次约战传统武术,咏春拳师丁浩等人的失利,又一次将事件推至风口浪尖。在排山倒海式的社会舆论风潮之下,以“太极”“咏春”等文化符号为典型图腾的中国传统武术被拉下神坛,向来标榜“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

武术仿佛转瞬间就变得如此脆弱与无力。一时间,仅因个别被中国武术协会严令禁止的所谓“约架”事件便导致了中国传统武术必须要面对整体形象崩塌的危机。客观地说,这种现象已经直接影响到了传统武术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存续发展,形容为事关生死的关键时刻亦不为过。就常规治学理路而言,传统武术理论界在此紧要关头,理应当仁不让地充分展现自身职能,临危受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规律,遵循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理

论创新准则,保持对本学科热点问题的持续关注,推进批判反思式的理论研究工作,对传统武术当前及未来发展进行研究。在社交传媒占据信息传播优势的数字时代,更应充分运用“互联网+”的影响力进行广泛的知识普及与观念渗透。然而传统武术理论界对此事件的应对与数字时代的节奏显然没有良好匹配,亦缺乏从社会、文化等视角对此问题的深入剖析,显然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1 生死关头传统武术界的集体失语症

作为一名武术工作者,在此堪称传统武术生死存亡的关头,选择挂起自然是不适宜的。然而在笔者的观察之下,事情却呈现出了不合情理的发展样态:那就是在全社会对此事高度关注并热烈探讨的背景之下,与传统武术休戚与共的众多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集体失语——此前各种以传播与交流太极拳等内家拳为主的社交群体对有关事件的关注度非常低,各种民间武术出版物中,也几乎看不到任何对此事件进行议论的文字;平日热衷分享各种秘传、祖传、单传等“法门”的群体和畅言传统武术文化的各类“名家”,奔波各地分享武学心得丝毫未受影响;另一方面,体育学术界就此事件发声者亦为数寥寥。

业余爱好者群体的浑然不觉并不奇怪。说到底,打拳练功于他们无非是“惯勤手足、活动肢体”的方法,与其错峰参与的广场舞并无不同。诸般内功心法,托古附会的故事,亦无非是在茶余饭后略充谈资,静待硝烟散尽,重打鼓另开张便是,无伤大雅。而各路掌门、护法相互吹捧的多了、久了,便自然煞有介事起来,沉浸于自设的意淫江湖中不能自拔。无人想到徐晓冬如此莽撞,轻举妄动,三拳下去,自然打得整个传统武术界手足无措,黯然失声,万马齐喑了。

与此相对而言,学术界在此时的沉寂,则是令人奇怪的——如此重要的事件没有获得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充分讨论,这无疑是不符合学者应当具备的基本修养和学术敏感性的——这便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作为党内政治生活重要武器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生锈、钝化现象:“自我批评难,相互批评更难,难就难在为人情所困、为利益所惑,怕结怨树敌、怕引火烧身,说到底还是私心杂念作怪,缺乏党性和担当。”^[1]虽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重点针对党政机关干部提出的从严要求,但缺乏“批评”这剂药方,无疑是当今传统武术学界诸多乱象的根源之一。

2 差序格局下传统武术的贫弱发展环境

在生死存亡关头的集体失语,或许与传统武术文

化圈长久以来受累于“圈子”文化有关:熟人多了,遇事不免留上三分薄面,便不好随意议论了。既然素称内行,对于武术文化的神秘主义与江湖习气的弊端,大都心知肚明,见怪不怪。但这一团浆糊,却是诸多前辈、同好赖以生存的饭碗,各路真传、名流们充当大师的戏台,实在不好妄议。纵然如闫芳此类明晃晃打出招牌的骗子,亦能凭借所获多年的武协高段位,招摇于地方武协之中,担当重要角色。咄咄怪事背后,藏下了多少面子?一张张面子下面,又掖下了多少“里子”?

“差序格局”是由费孝通先生在 1947 年提出的用以概括传统中国社会水波纹式结构特征的概念,至今已为人文学界、社会学界所耳熟能详。这个中心概念阐明了乡土中国社会中重视人伦的基本特征。而所谓的“伦”,用费老的话说,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这些“伦”规定着社会系统的差等,如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而所谓“不失其伦”,就是遵循传统社会所规定的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之中的诸般“纲纪”^[2]。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今时今日的传统武术,谈到继承和发扬传统,恐怕最具“传统意味”的特征,便是以这“一轮轮的波纹”形态呈现出来的圈子文化了。种种社会关系的重重缠绕,说白了,还是面子,还是圈子,被所谓的传统道德、江湖义气所绑架,明哲而保身:既然大家彼此都在装睡,自然无须充当承受众多怨念的“闹钟”。

在历史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长时间的包裹之下,武术徘徊于一边是民间武术发展的杂乱无序,一边是官办武术发展不接地气的扭曲纠结之中,打着传统武术旗号的种种虚假丑恶,令人愤慨,鱼龙混杂,良莠难分,以至于社会上频繁出现对武术文化的整体质疑:这样一门所谓的“国粹”,到底还有没有救?到底还值不值得拯救?

这时,徐晓冬的出现,便如一头凶猛的野兽,掀开了笼罩传统武术许久的虚伪面纱,将“面子”这道阻碍中国武术百余年发展最核心的画皮彻底撕破。诚然,从表面的言行上看,其人举止不免粗鲁,言谈时或不雅,但他至少是真实的,敢于面对自我,挑战权威。他的挑战行为是属于这个新时代的真实而了不起的实践行动——它将金庸小说、港台电影中飞檐走壁的侠客们统统打回原形,迫使所有人回到原点,回到理性看待武术、科学看待武术的原点。在笔者看来,这次事件不啻为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土洋体育之争”之后发生过的对于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身体

文化影响最大的社会事件，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是“土洋体育之争”的当代延续——只不过，这一次的“土洋体育之争”不再是单纯的打打口仗。

遥想近百年前，鲁迅、陈独秀等人，就从价值观的层面对武术进行了深刻批判。对传统武术“出主人奴，互相标榜”的江湖行为嗤之以鼻，认为民间习武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反智行为，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迂腐与愚昧的部分，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巨大阻力，理应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之下冲刷入历史的垃圾堆。然而，就算是如此尖锐的批判，也并未真正解决中国武术科学化的问题。鲁迅称当时新旧杂糅、改头换面的“新武术”为“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极力嘲讽无视体育发达机体效验而抱定“武松脱铐”把戏的思维方式，并将此种迷信归谬于义和团式的“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的荒谬结论^[3]，并在《杂感》里不依不饶地挥洒其鲁迅式的尖刻：

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文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阴截腿”“抱桩腿”“潭腿”“戳脚”，什么“新武术”“旧武术”，什么“实为尽美尽善之体育”“强国保种尽在于斯”……直隶山东的侠客们、勇士们阿！诸公有这许多筋力，大可以做一点神圣的劳作……我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罢！^[4]

作为新旧文化转型期的代表性学人，鲁迅这乍看之下略显偏激的立论，联系今日传统武术界之种种，更显其超卓的学术眼光与历史穿透力——传统武术当下所深陷而不能自拔的窘境，与近百年前几乎别无二致，而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中的不完全、不彻底，更使今日的中国武术显示出价值观、知识结构、实践方法、评判标准诸多方面体系性的全面崩塌。大众对于传统武术的认知仍然受到大量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对于天人合一、内外兼修等文化概念的神秘化、玄虚化解释，在科学与理性为主题的现代文明范式映照之下，其弊端更是无所遁形，使得整个传统武术界长久不振，积弱成风，成了阻碍传统武术健康发展的沉重枷锁。

3 亟待重构的新时代中国传统武术价值体系

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路径，基本上可以被视作是由接受到积极引进现代体育文化的过程，也是参照着现代体育来推动中国本土体育转型的过程。在这一历

史进程中，的确存在异质文化的鲜明矛盾与激烈冲撞，出现过激进的反传统思潮和保守的国粹意识的彼此干涉——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切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消长融合中都曾经有过的经历，并不出奇。近百年前的“土洋之争”，最终使得若干见识超卓的体育学者、体育教育家以及许多民族体育学者能够逐步达成共识，统一致力于中国体育界的转型实践。其基本原则是既要充分引进和发展“洋体育”，推动“洋体育”的本土化，又须尽可能保护和继承民族体育资源，并且参照“洋体育”来促进“土体育”的转型，在保持本位特点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只有这两个方面兼容并举，才可能最终发展出与现代中国发展相兼容的武术文化。笔者浅见，以为今时今日的中国传统武术界，理应通过思考传统武术的基本理论问题、探寻传统武术的现代文化意义等努力，充分借鉴业界前辈的精神遗产，推进重构中国传统武术的伟大工程。

3.1 思考传统武术的基本理论问题

中国传统武术包含着最为关键的两个层次，一是解决武术“是什么”的问题，二是在此基础上解决更高层面的价值取向问题。

首先是中国传统武术概念界定的问题。

在接触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时候，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如何界定中国武术。然而在当前的中国传统武术理论领域，泛泛而谈、似是而非的讲法还比较多。在民间语境之中，武术主要以拳种与拳派为区分。在学界，对武术的定义虽不断修订，但大体上是围绕“以攻防技击为主要技术内容，以套路演练和搏斗对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这一表述展开的。在内容上，大体可划分为服务于表演的套路演练等与服务于对抗竞技的散手等这两个类别，套路则可划分为民间的所谓传统套路与竞技武术创编的各类内容。

坦率地说，这种颇为含糊的概念界定存在着比较明显逻辑纰漏。首先，它将表演与对抗之间的差别模糊处理，两个侧重点的同时存在，既冲淡了武术“武”的内容，又不能充分体现武术套路对艺术的追求，多少有些和稀泥的感觉。其次，武术的构成复杂，抛开拳种不说，至少还要包括不同兵器类型、快慢节奏、表演与对抗等多种分类。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项目群，是与体操、田径相似的概念系统。概念界定的模糊，必然导致相关研究领域不同程度的混乱，使得理论研究缺乏系统性，研究工作很难推向深入精细。于是在这些抽象、空洞又似是而非的含混所形成的灰色地带之中，江湖概念找到了滋生空间，催化了传统武术在民间发展的诸多乱象。

如何界定中国传统武术的概念,确实比较困难,因为这种界定必须具体、明确,使人一望即知,并能够体现其特有的、而且是比较明显的特点。以此标准衡量,当前对武术的各种界定——诸如说武术是文化,武术是社会活动,武术是杀人术的等等界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笔者以为,“武术”,首先应当是一种身体教育,作为基于传承传统文化价值观,通过有规律的身体练习来促进身体的发展、格斗与竞技技能的获得、文化与艺术情趣的养成,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身体练习方法。

其次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价值取向问题。

价值取向是重要的哲学范畴,中国传统武术领域的价值取向,恰恰体现在面对或处理与中国传统武术领域出现的各种有关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取向等方面。传统武术的价值取向,对于决定从事传统武术行业的主体的价值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中国传统武术价值取向的合理化,则是进步武术人所应予秉持的基本信念,也几乎是当今中国传统武术摆脱困局的唯一出路。

回顾中国武术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自清中晚期以来,套路演练就成为中国武术最为核心的表现形式与练习模式。它通过反复不断的练习与具体动作的个性化演绎来获得具体的体验与感悟,有着很强的艺术气质;与此同时,又通过民间私斗、特殊职业、武装冲突、博彩角力、打把式卖艺等多种传播形式,在社会上获得相应的验证与调整。随着时代的进步,冷兵器渐行渐远,传统肢体打斗的实际价值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低,但与之相对,其审美、健体、人格塑造等其他方面的多元价值却获得了更充裕的发展空间。中国传统社会更为各种纷繁类型的文化构成准备了供其产生截然不同化学反应的友善环境,多重因素作用之下,传统武术的生息繁衍,呈现出了纷繁复杂的演变样态:与民间信仰、神秘主义的粗暴融合,便催生了义和团运动及其相关拳种的产生;与儒家士子文化的间接嫁接,则孕育出诸如太极拳等人文杂糅的新生事物……此种蒲公英播种式的散漫无序的文化空降,既形成了武术别具一格的特殊吸引力,却也在事后被证明成为武术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梦魇:在缺乏相应指导与整理的前提下,武术在晚近的发展陷入迷茫,历经百余年跌宕而仍然显得“拎不清”,难以梳理扎实严谨的发展链条,缺乏公允完善的评价体系。笔者以为,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直以来的武术发展中未能建立以科学与理性为主导的价值观。

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必定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就是如何协调解决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共同作用:传统和现代彼此交互,固然要注重存异,但更不能忽略的是趋同乃至求同而走向现代文明的前进方向。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的发展虽然强调重视局部的多样化差异,但整体上却无法抗拒一体化的大趋势。在这个人类高度互相依赖的世界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必将使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临许多共同挑战的人类,自然寻找趋同的解决途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同样的,也不会有任何处于自我封闭孤岛中的文化能够长久存续。服务于相同目的的不同实践轨迹,在不断交流的过程中,必然会走上趋同的道路。这也是现代体育必定是全球化时代世界体育文化主流的决定性原因。为什么说这是个没有争议的命题?道理很简单,我们都是有着一个脑袋两只手的人,身体结构与生理机制只存在量的差别,而不存在结构差异。不同拳种练习模式的养成,在战术构成与具体技术实施上,或许可以形成影响力,但并无法改变在相同规则下会日渐相似的结果。

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武术只有通过自我改变,除旧布新,重新确立以科学和理性为主导的价值观,才能在现代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迎接全新的发展阶段。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真正找到自身的文化本位,另一方面则是对现代体育要有足够的认识,大胆“拿来”。畸轻畸重则难免陷入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窘境。因此,在科学理性主导的现代价值观主导现代体育的今天,重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体育,须首先恢复中国传统身体文化的价值判断。这不但需要建立与现代体育价值并行兼容的文化标准,更需要我们对于前人所取得的成就予以正确评估,知耻而后勇,从“否定之否定”中唤醒中国传统身体文化人文精神的重生。

3.2 探求传统武术的现代文化意义

所谓“传统”,不该仅仅指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它更应理解为“活在现在的过去”。传统武术发展至今,受到历史延传下来的思想文化、制度规范、风俗习惯、宗教艺术,乃至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诸多文化因素的复合影响,已经形成了其特定的发展规模,这是我们作为今人所不能选择的。植根于农耕文明的中华文化,使崇尚勤俭、力行节约成为我们最为标榜的文化价值取向之一,延伸至对待生命的态度时,便出现了国人在生命观方面以养为主的传统思维方式。这一认知全面显示在身体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固元培本、以静制动,还是四两拨千斤、借力使力不费力等众多理念便层出不穷。这些理念混杂于对中国传统武术本体认知当中,濡化为普罗大众耳熟能详的社会认知,

并成为特定人群赖以营生的江湖贯口。暂且不去探讨如何通过科学训练来增加小概率事件的发生率从而改变行为结果的具体办法，但就算是成十倍、百倍的增加，也仍然改变不了“千斤打四两”作为普遍规律的存在现实。但是很可惜，很多人不太愿意相信普遍规律，依然抱定“四两拨千斤”的迷信，随后，众多伪“大师”们故作老成的咒语式念诵贯口，便简单粗暴地无视竞争与交流时呈现出的真实客观差距，进而归因于故弄玄虚的“传统”了。

近代以来长时间的文化弱势形成的自卑心理，产生了对外来事物的习惯性恐惧，按鲁迅的说法，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于是我们在文化上的脑髓和眼光，便倾向于去传统中寻找材料，努力塑造一个与他者不同的自我，以应对可能的“迷失”带来的文化焦虑。三皇五帝、九天玄女之类的上古材料也由此成为构筑武术神话的素材，其诸般难解未详之处，后来更美其名曰“独门传授”或“祖传秘方”，成为兜售假古董的所谓大师们的最后一块遮盖布。此等低劣的堆砌，用于对抗 MMA 这类立足于长久积累、科学训练的搏击术，当然是不堪一击，一触即溃——哪怕遭遇的是并非顶级选手的徐晓冬。

面对这种蒙混，唯有及时探寻传统武术的现代文化意义，才可能杜绝江湖骗子打着传统文化旗号的荒唐招摇，传统武术必须超越“传统”，树立新时代的文化自觉，塑造新时代的文化自信。这要求我们认识传统武术发展演变至今的规律，主动对传统武术的演变过程进行反思，尤其是对传统武术的渊源、发展、未来及其新时代的作用和地位等有清醒认识，并主动承担起传统武术新时代发展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这些目标，需要大量扎实艰苦的学术工作和持之以恒的长久实践才能达成，否则“自觉”便成为“感觉良好”的主观意识，自信也只不过是色厉内荏的装腔作势而已。

身体文化是一种活态文化，自古以来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丧失文化底线的任意发挥则更不可取。武术的发展呼唤科学与理性的到来，呼唤以“更高、更快、更强”为基准的，倡导“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竞技运动价值观的到来。在这一方面，竞技武术套路比赛与散手等对抗性项目上业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长时间以来服务于“举国体制”的竞训体系，并未很好地与民间武术界形成互

补，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今天这一局面的形成。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5]从文化交互的角度来看，“土洋之争”自爆发那天起，就一直延续，区别无非在于当年讨论的人群只限于识文断字的文化精英，而我们当前所处的新一轮“土洋之争”则因传媒的发达而发生于更广泛的全民范围之中而已。这一延续会有许多新的形式和内容，是传统基础上的延伸和创新。所以，完全可以也应当从更为积极的角度来看待徐晓冬事件，特别是体育学界应更为积极主动地介入其中，利用学术舆论这一公器，真正推动中国武术的现代化发展。

当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着民族文化的复兴，这当然包括中国本土身体文化的复兴。正是在这个伟大目标的感召之下，我们应将徐晓冬系列事件视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契机，从事件的背后看到当代中国体育文化结构中的本土体育科学化成份的缺失和衰变，不只是从体育发展的角度着眼，更重要的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着眼。武术的发展，期待神秘主义的退场与人本主义的回归，而今时今日的传统武术界，更应借力新时代的好风，提升文化自觉，重塑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贡献力量。

注释：

① 据中国知网重要报纸数据库记录，2017年徐雷对决之后全年关于“传统武术”主题报道近50篇，超出此前所有年度统计数字，为2008年以来最高。其中5月份单月相关报道有25篇之多，甚至超越此前大部分年度文章的总和。

参考文献：

- [1] 批评与自我批评——习近平治党方略的“良药”与“武器”[EB/OL]. [2018-03-1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07/c-1120069469.htm>.
-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3.
- [3] 鲁迅. 随感录第三十七[J]. 新青年，1918，5(5)：514-515.
- [4] 鲁迅. 有无相通[J]. 新青年，1935，6(7)：215.
- [5]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03.